

# 岁月悠悠 念您如初

□杨瑞友

在我色彩斑斓的童年时光里,总有一抹身影挥之不去,他挺拔而坚韧,温暖又和煦,既和蔼又严厉。而这道身影就是我爷爷的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与爷爷相处的时光,脑海深处的记忆便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。

爷爷是个和蔼的人,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的笑容,很温暖,仿佛可以融化凛冬之中的寒冰。小时候,爷爷的房间是我喜欢的乐园,每到晚上我就来到爷爷的房间,爷爷扮演大马,让我骑在他的身上,然后不停地“尥蹶子”让我笑个不停。玩累了我就趴在爷爷的怀里,听他讲述那些古老离奇的故事,听着听着,就会在爷爷温暖的怀里进入梦乡。

除此以外,爷爷还是个特别节俭的人,他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东西,身上的衣服也总是打着补丁。用他的话来说:“新中国能走到今天不容易,我们不能为国家做太大的贡献,但节省一些资源还是可以的嘛。”

爷爷虽然对自己比较节俭,对我却是格外的大

## 回忆姥姥

□晨曦

我记事的时候,姥姥得了白内障,差不多已经两眼失明。所以,印象中的姥姥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,她总是弓着腰,伸着手,在房间里摸索着干活,做饭、烧水,什么都不用人帮忙,甚至还要打扫庭院,喂猪、喂牲口。我很好奇,那么窄小的房间,那么零乱的东西,姥姥如何准确地知道它们的位置?

姥姥平时话不多,声音也不大,孩子们在她面前,似乎都格外乖巧。因为姥姥喜欢夸人,夸孩子们懂事、能干;调皮的孩子,姥姥照样夸,夸他们聪明。但我从来没有被姥姥抱在怀里的印象,姥姥的手里似乎永远都有活计在忙。

她的一生,都在忙碌。姥姥二十多岁结婚,生了两个女儿,三十出头便守了寡。20世纪40年代,一个守寡的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讨生活,困难可想而知。但姥姥没有叫过一声苦。十来亩的农田,她一个人种;平日里,她会做饭,谁家需要帮厨,她就过去搭把手;她会裁衣服,换季的时候,她就到县里,把县里做制服的活儿揽下来;她会织布,每天织到深夜。织出的

## 记忆中的焖红薯趣事

□巍然

一股馥郁的烤红薯香气悠然飘来,引得我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,直至视线定格于街角那个售卖烤红薯的小摊位,我毫不犹豫地走向那诱人的摊位。手捧热乎乎烤红薯,品尝着其间的香甜,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那段遥远而温馨的童年时光,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,在此刻悄然复苏。

那是我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,老家还没有分田到户。从村庄到学校去念书,要走三四里的路程。如今看来算不了多远,但那时人小腿短,这段路每天走几个来回也不轻松。每天放学回来,一路上肚子都咕咕直叫。回想一下,那时候还真很少有吃得过饱的感觉。因此,道路两边的花生、玉米、红薯地就少不了我们这帮小家伙光顾,尤其是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成熟的香味。于是,便有了许多或苦涩或甜蜜的故事。印象最深的是焖红薯,可以说是我童年时代的烧烤。

深秋时节,霜打过的红薯秧缩了手脚,蔫了。颜色也由碧绿变成黄褐。那沟垄像孕妇一样鼓起了肚皮,秋风撩起衰叶,涨破的裂纹一道挨着一道。我们知道,希望在期盼中已渐渐成熟了。

那时候,星期六还有半天课,这后半晌,就成了一群小野马撒欢儿的时刻。玩到傍晚,肚子又在叫了,约三五伙伴,有的带火柴,有的带铁铲,向着离村较远的红薯地出发了。

大家分工明确,谁造炉子,谁扒红薯,谁拾柴火,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村庄林子多,枯枝好捡。红薯遍

方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商店看到新上架的零食,便跑回家找到爷爷。爷爷宠溺地摸了摸我的脑袋,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个白布包。爷爷小心翼翼地将其打开,露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,没有丝毫的犹豫,爷爷直接将一张面值最大的给了我,让我去买喜欢的零食。

爷爷的一生经历了许多,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,又到改革开放经济腾飞,爷爷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变革,所以他更加明白和平生活来之不易,这也造就了他节俭勤劳的行事风格。

我的记忆里有爷爷时,他便已经很苍老了,所以我并不知道他年轻时候的模样,有时候我会问他小时候的故事,爷爷便耐心地给我讲述。

听完后我不禁觉得有些可惜,故事很精彩,可我终究只能是听爷爷讲述,不能亲眼看一看年轻时的爷爷和属于他的故事。爷爷笑着摸摸我的头,说:“没关系呀,你虽然没有见过爷爷年轻的时候,可爷爷却是可以陪着你长大呢。”

如今,爷爷已经离开多年,但他带给我的爱和童年的陪伴却留存了下来,它们储存在我的记忆深处无法抹去。

布或卖了换钱,或做成被子,放到火车站附近的车马店出租;有时,她也做些熟食,拿到火车上去卖。

就这样,慢慢攒了些本钱,她买了一头驴,开了一个小磨坊给人磨面。谁家偶尔想吃白面,熬两碗,她从来不急着要账,甚至,不还她也不催。家里做了好吃的,肯定盛出来两碗,一碗送给后院的公公,一碗送给自己的亲爹,家里的兄弟姐妹对这位大嫂无不佩服。该出的力、应尽的孝,她做得一点儿不比别人少。

街坊四邻也对姥姥的为人处世赞不绝口,因为每次去姥姥家,都会感觉到乡邻的热情。特别是那位叫“小小”的大哥,简直比亲哥对我还好。后来才知道,小小是个孤儿,从小无依无靠,姥姥经常接济他。小小也喜欢跟着姥姥,跟着吃饭、跟着砌墙、垒猪圈。后来,小小成了远近闻名的泥瓦匠,别人问他师傅是谁,他说:“俺师傅是俺奶奶。”他的奶奶,也就是我的姥姥,名叫杨俊蕊。

姥姥终年85岁,最后的日子,她已经认不清人了。但是看到人来,她依然会亲切地问:“这是谁家闺女呀?这么冷的天儿还来看我,真是好孩子。我好着哩,不用惦记。”可是,姥姥,为什么过了这么久,我们越来越想你呢?

地都是,几乎不是偷而是拿了。唯有造炉最关键,非灵巧之手难以完成。那时,同班的常立造得最好,重担自然落在他肩上。他后来考上了大学,学的就是工业民用建筑专业。

造炉选址很重要,最好是沟边地头,有斜坡,便于挖灶口。灶膛不宜过大,也不宜过小:大了不好支炉,小了又焖不了几个红薯。灶膛挖好,最关键的工序就到了:取一些鸡蛋大的土坷垃,顺着灶膛边沿一圈圈向内、向上依次垒起,最后一块土坷垃在顶端收了口,炉子就造成了,看上去颇像金字塔。

生火也有技巧。先用柔软一些的柴草垫在下面,等到充分燃烧起来才能在上面放一些树枝。顺利的话,一次成功,不顺利就要多耗费几根火柴,还要再找些软柴草来。凭着一股败不馁的劲头,火苗顺着土块的缝隙一束束地蹿起来,在秋风里恣意地舞蹈,映得大家的小脸蛋红扑扑的。一会儿,眼看着那块土地由黑变红,渐渐烧透了,便可以用铁铲在炉顶砸个洞,洞口不要太大,红薯能漏进去就行了。

红薯填满炉膛之后,就是砸炉埋灶的时候了。这也是最紧张的时刻,不能慢,慢了热力不足,红薯熟不透。一阵忙活之后,稍不留意,脸就成了“小包公”。大家围着炉堆坐着玩耍,直到那炉堆上的土变得温热了,才动手扒炉。那焖熟的红薯香味随着热气弥漫开来,沁人心脾。现在城市烤炉里的红薯味道与那味道可没法儿比。

太阳落得很快,气温陡降,寒风里一双双小手捧着红薯来回倒腾着,还不时被烫得直吹气。滚烫的童年就这样由手到心,渐渐烙进记忆里,总是抹不去。

## 一张书桌

□高慧琳

我家有一张书桌,若你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:无论颜色还是款式均与周围其他家具有些格格不入,很不搭调。然而,我却对这张书桌极为珍视,因为它凝聚着父母双亲对女儿厚重深沉的爱。

2008年夏天,我决定报考执业药师。很快,冒着酷暑将四本厚厚的教材买回来,我却发现,家中居然连一张可供读书的桌子都没有。因为我不再“学习”好多年,在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,我和爱人燕子衔泥般一样一样添置家具时,竟然忘记购买一张书桌。彼时,爱人远在外地出差,而我工作繁忙,且势单力薄,如何能够独自将一张书桌搬回家中,一时间,着实成了亟待解决的大难题。

当我无意之中将需要买张书桌的事情告诉母亲,母亲竟是念念不忘,比我还要着急。不久之后的一天,当我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中,惊喜地发现,在阴面房间靠近窗户的地方,一张暗红色的宽大书桌赫然摆放在那里。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,急忙拨通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里,母亲告诉我:她和父亲两个人去家具市场为我挑选了书桌,母亲一个人蹬着三轮车将书桌拉到我家楼下,父亲骑着自行车紧随其后。可是,书桌太重了,只有她和父亲两个人搬运起来相当困难。多亏了热心的邻居,一楼的一位阿姨热情相助,三个人齐心协力,好不容易才将书桌完好无损地抬到了五楼家中。然后,母亲又马不停蹄下楼去小区门口的水果店买了斤桃子,登门拜访,向一楼的阿姨表达了谢意。

父母亲都已年过花甲,可是,为了女儿能够早日安心学习,他们竟是如此用心,全然不顾惜自己的身体。电话里,母亲还说:只要你能好好备考,我和你爸爸吃多少苦都心甘情愿。三年之后,父亲突发脑出血,猝然病倒,我知道父亲再也不能为女儿购买和搬运任何物品了。

无数个静谧的夜晚,我坐在这张书桌前,拧亮一盏台灯,柔和的灯光下,我伏案工作、学习、写作……去年初冬,我挚爱的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近十三个年头之后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父亲走了,父亲的爱却不会消散,因为爱是传承,亦为永恒,历久弥新。

## 母亲纳的千层底

□江云英

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,是由无数层细密布料交织而成的,是岁月精心织就的一首温暖人心的诗篇,每一层都蕴含着母亲那无声的爱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棂,温柔地洒在母亲那略显佝偻却坚定的背影上,金色的光辉与她手中不停穿梭的针线交相辉映,共同编织出一幅动人心魄的亲情画卷。

母亲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专注与温柔,仿佛她手中的不仅仅是一双鞋,而是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精心打造的一个避风的港湾,一个无论外界风雨如何肆虐都能给予无尽庇护的温馨之所。针尖每一次穿透布料的细微声响,都是时间在低语,是母爱在无声中深深地流淌。

尽管母亲的手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,但那份灵巧与熟练却丝毫未减。她一针一线,不紧不慢地编织着,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子女的深沉爱意。那鞋底,一层又一层,厚实而坚韧,正如母亲给予我们的庇护一般,无论外界的风雨如何猛烈,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安定,仿佛只要有这双鞋在,就能勇往直前,无所畏惧。

每当夜幕降临,万籁俱寂之时,那盏昏黄的灯光下,总能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。她的脸上或许带着几分疲惫,但那双眼中闪烁的,却是对孩子无尽的关怀与期盼。那千层底布鞋,不仅仅是脚下的鞋履,更是母亲对子女深情的寄托与祝福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,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家的味道和温暖。

如今,我已长大成人,走过了千山万水,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。但那双千层底布鞋,依旧是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。每当我穿上它,就仿佛被母亲的手轻轻抚摸一般,那份温暖与安心瞬间涌遍全身。我深知,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漫长与艰难,只要心中有爱,脚下有路,我就永远不会孤单。因为母亲的爱,就如同那千层底一般,无论岁月如何更迭、时光如何流转,都将永远陪伴着我、激励着我,给予我无尽的力量与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与困难。